

張揚明平反冤獄

特務工作的任務

人人都知道戴笠將軍是中國特務工作的負責人，他自己也說他領導的工作是特務工作。有些人聽到「特務」二字，就會頭痛，以為特務工作是專門整人的。其實戴將軍領導的工作，是維護國民革命，維護三民主義；保障革命的成果，保障社會安寧的。他的工作對象，是漢奸賣國賊，並不是善良的老百姓。我們看了他平常教育勉勵同志們的話，就可以了解甚麼是特務工作了。他說：

「一般反對黨不滿意我們，說中國要走上特務政治，走上獨裁的道路，這祇是一種有意的誣蔑。」

「特工只不過是共生死，共患難，共目標，共同一致行動的組合。組織嚴，紀律嚴而已，有甚麼可怕？」

「領袖鑒於中國的危險，前途的暗淡，特成立本局，並指示本局工作的方針與途徑，簡括之則為『殺敵除奸』四字。」

「我們的工作是神聖的，我們的歷史是光榮的。我們的同志們，我們的先烈們，僅僅貢獻了個人的身

體，犧牲了個人的生命，便已獲得團體的成功，完成革命者的任務。」

「我們做一件事情，如果在良心上與責任上，認為應該做，便自始至終，精神一貫去做。安危成敗，生死榮辱，在所不計。總要徹頭徹尾，把它做好。但求對得起領袖，對得起國家。」

「我們的工作，今天就是悲天憫人，彰善癉惡。」

「我們革命的任務，是要除暴安良，改造社會，糾察他人。」

「在前方不怕敵人，在後方不畏權勢，伸張正義，主持公道。」

「從事這種工作的人，原來就是犧牲自己，拯救他人，為大多數人謀最大幸福。」

上面這些就是戴笠精神，也就是軍統局的工作精神。軍統局的同志們朝向這些目標，勇往邁進，身體力行。像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張揚明在湖南平反零陵縣冤獄，拯救了好幾個人的性命。就是本着戴笠將軍悲天憫人，彰善癉惡，伸張正義，主持公道的精神；不計安危成敗，不畏權勢，奮鬥到底。

專員姚雪懷拿上好幾個人的性命，做他自己升官發財的資本，喪盡天良，欺壓民衆，代主席李揚敬受其欺瞞。沒有張揚明挺身而出，不知要造成多少冤鬼。你能說特務工作不好嗎？

湘省府決議逮捕江以南

抗戰時期，軍統局在湖南的工作布置，站長金遠詢隨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部行動，駐在長沙，指揮前方

工作。副站長保安處諜報股長兼省府行署情報主任張揚明隨省政府駐在耒陽，指揮後方工作。他們兩位都是湖南人，配合的非常好，發揮了很大的工作效能。

三十年（一九四一）一月十四日下午，省政府突然召開一次臨時會議，出席會議的有省政府代主席李揚敬、教育廳廳長朱經農、保安處處長李樹森、省政府主任秘書巴晝天、省黨部書記長、省黨部調查室主任、中統局湘區督察專員、第九區行政督察專員兼祁永警備司令姚雪懷等。張揚明以保安處諜報股長兼行署情報主任身份，也奉召前往參加。他一脚踏進會議室，還不知道會議的內容，保安處處長李樹森就要他趕快派人把童子軍理事會秘書江以南嚴密監視起來。

張揚明佈置妥當，再度回到省政府會議室，剛坐定，專員姚雪懷就移坐到他旁邊，把手裏拿着的卷宗給他看。原來是零陵縣立中學被火燒了，姚專員破了案，說是共產黨湖南省委余露沙主使的，參加放火的，有女教員蘇爽、男教員葉前進和學生胡魏等二十多人，都已經逮捕，還有共產黨縣委書記余景江也被逮捕了。

姚專員兼祁永警備司令，審問這個案子，連續審了七十多個鐘頭，也就是三天三夜。余露沙供出，他們是受童子軍理事會秘書江以南指揮，江以南是共產黨湖南青運特派員，地位比余露沙還高些。所以，省政府召開臨時會議，爲策安全，決定也將江以南逮捕，先予監視。張揚明祇好遵照處長指示辦理。余露沙和余景江供出的其他嫌疑分子，省政府命令各有關機關及各縣縣政府予以密捕。

童子軍理事會的組織助理幹事謝克勤平日非常活躍，又和江以南的關係特別密切，所以，逮捕江以南以後，也將他逮捕了。江以南和謝克勤都沒有問出甚麼口供，江以南十分痛心，他說他不但不是共產黨，而且是很愛國家的，他曾代表中華民國參加過世界童子軍大露營。余露沙、蘇爽、葉前進都在童子軍訓練班受過訓練，算是他的學生，他們是師生關係，僅此而已。

省黨部調查室在江以南住處，搜獲余露沙勸江以南自首的一封信，信裏有兩句話：「有劉進之先生，當可大白於天下矣。」調查室也問過江以南，他也弄不清楚是甚麼意思。又問劉進之是誰，他更不知道。

後來，姚專員又用電話報告，說余露沙供出，和江以南通訊，係用音樂正譜、簡譜及五倍子水寫等等。但搜查江以南的書籍，並沒有樂譜。江以南的書籍、日記、雜抄也沒有半點可疑的地方，和共產黨扯上任何關係。檢查郵件的單位，也沒有查到江以南任何可疑的信件。

姚專員要求就地處決

省政府召開過臨時會議，姚雪懷專員回到零陵，一連三次電報，要求就地處決余露沙、余晉江和胡魏三個人。胡魏是零陵中學的學生，祇有十七歲，姚專員說他是放火要犯。張揚明和巴壺天主秘商量；這個案子還沒有弄清楚，姚專員怎麼能要求殺人呢？難道其中有甚麼隱情，想要殺人滅口嗎？非常令人生疑，

於是商妥，覆電不准，並令將一千人犯即日解來未陽。

姚專員沒有達到就地處決的目的，突然，又要求准予他們三人辦理自新手續，出爾反爾，前後矛盾，越發令人不解了。

長沙警察局奉令後，已將寒假回長沙的蘇爽和葉前進於二月十五日逮捕，解來未陽。衡陽警備司令部也將余景江供出的開明日報總編輯駱何民、何參等十一人解送軍人監獄。

這件案子原先由省黨部調查室主辦，後來由省政府接辦，最後才交保安處，轉發張揚明承辦。張揚明知道這個案子不簡單，爲表示大公無私，請求由省黨部、省政府、保安處、三民主義青年團各派人員，組織「湖南省特種委員會」，辦理這件案子。

轉瞬過了一個多月，姚專員實在不能再拖了，才勉強把余露沙、余晉江和胡魏三個人解到未陽。姚專員又向省政府要求，准許原辦案人祁永警備司令部督審處副處長向執中等二人參加會審。一個下級機構對上級作這種無理要求，實在有些過份，省政府爲敷衍他的面子，也照准了。

余露沙解到未陽的第二天，張揚明正在作初次詢問，省黨部調查室來電話：「姚專員專程來省，商量余案，請你馬上來一趟。」

「我正在處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張揚明說：「實在抽不出時間馬上就去。」

「那麼請將余露沙等解來省黨部會審。」不到二十分鐘，調查室又來電話。

「對不起！」張揚明說：「沒有汽車解送。」

張揚明拒絕了調查室的要求，繼續進行詢問余露沙。余露沙因受刺激太深，十分惶恐，以致精神失常。張揚明問他，所答和零陵的口供，一模一樣，一字不差。

「你既是省委，省以下的組織，怎樣和你聯絡？」余露沙一句也回答不來。

「省委會和上級怎樣聯繫？」張揚明又問，除了江以南，再也說不出第二人。

「你這話問的真有意思！」余露沙莫名其妙地喃喃自語，然後反問張揚明：「先生你是不是要問真實情形？」

「當然要問真實情形，」張揚明說：「誰要你說假話呢！」

「這是甚麼地方？先生你是甚麼人？」余露沙很驚恐地問張揚明。

「這兒是省政府，我是代表省政府，不要糊塗，仔仔細細從實說吧！省政府會給你做主的。」張揚明態度溫和，盡量減輕他的心理懼怕。

「先生能不能保障我？能不能准許我見一見劉進之先生？」余露沙雖然減輕不少恐懼，但說話仍舊有些顫抖。

「一定能保障你，」張揚明問：「誰是劉進之？」

張揚明想起余露沙給江以南的信上，曾提到劉進之，想弄清楚劉進之是怎樣一個人。經余露沙說明，

才知道有個自稱劉進之的人，曾問過他，說是委員長派來的。余露沙以爲祇有委員長能救他，所以對劉進之說了實話。

他根本不是共產黨，對於共產黨一點也不知道。零陵審問他三天三夜，又拷打過，要他承認是共產黨，他祇好承認。問案的人提出甚麼，他就說甚麼。五線譜、簡譜、五倍子水等，都是問案的人問的，他就這樣承認。反正是個死，甚麼都承認，免受痛苦。

「你爲甚麼要誣攀江以南？」張揚明又問。

「因爲江以南是我的老師，地位高，希望藉他的關係，弄個水落石出。」

「後來零陵對我也很好了，」余露沙又說：「臨起解前，又給了我十元零用錢，並且允許給我辦理自新手續。」

張揚明打破沙鍋問到底

張揚明本着戴將軍的精神，不畏權勢，本着良心，悲天憫人，一定要把這個破綻百出的案子弄清楚，不能冤枉幾個人的性命。十一點鐘，姚專員、省黨部調查室主任、省政府情報股長、祁永警備司令部祁陽區督察主任等，浩浩蕩蕩聯袂來到張揚明的辦公室。

「余露沙已經翻供了。」張揚明知道他們爲這個案子而來，老實告訴他們。

「啊！」姚專員面露驚惶，啊了一聲，他怕發生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他們要求會審余露沙，由省黨部調查室主任主審。但不待審訊，姚雪懷大發雷霆，先把余露沙臭罵一頓，說他翻供是找死。接着開始會審，余露沙在姚專員淫威之下，已經嚇的膽戰心驚，一字也不敢錯，依照在零陵的口供，照樣說了一遍。

張揚明覺得這樣會審，如同兒戲，太不成話，於是從姚專員手裏接過證物貼存冊，翻出密碼通訊，用書殼紙寫的，沒有折痕。

「余露沙！這是江以南給你的密碼信嗎？」張揚明讓余露沙看過以後，問他。

「是的。」余露沙毫不遲疑，很肯定地回答。

「怎麼寄來的？」張揚明追問。

「用信封從郵政局寄來的。」

「那麼信封呢？到那兒去了。」張揚明按步就班，緊緊追問，也等於問姚專員。「既然是從郵局寄來的，爲甚麼這樣平平整整，沒有一點兒折痕？」

余露沙被問的目瞪口呆，一句話也回答不出來，坐在旁邊會審的姚專員也有些吃驚，兩隻眼瞪着張揚明，有些手脚無措的樣子。張揚明又問余露沙：「你剛才對我那樣說，現在又這樣說，說假話是瞞混不過去的，你要老老實實說話才行。」

「我是在警備部默出來的。」余露沙一面說，視線却轉向姚專員，顯然非常害怕他。

「胡說！密碼可以默的出來嗎？你看！這是江以南給葉前進的密碼，人家給別人的密碼，你居然也能默出來，天下有這種道理嗎？你默！現在就默！」余露沙那裏能默，因為姚雪懷在座，祇好這樣胡說，現在張揚明要他立刻就默，面無人色，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姚雪懷的臉色更難看，青一陣，白一陣。

後來張揚明才知道，劉進之是軍統局湖南站零陵組組長吳建樹的化名。而吳建樹密查本案，是在張揚明接辦本案之先，所以和他沒有聯繫，密查的結果，已經報告湖南站轉報重慶。所以軍統局對這個案子，早就有了概念。

張揚明認為這個案子太嚴重了，關係着好幾人的性命，必須站穩立場，主張公道，拯救良善。請求保安處長派軍法科長來協同研訊，又請了一位法律專家來研究，都認定確係冤獄，必須平反。

報請委員長平反冤獄

余晉江解到耒陽以後，也問過兩次，回答都和零陵的口供一樣，一字不差。他所供某部上校參謀周玲儒是共產黨中央委員，到零陵視察，臨走的時候，把帶的重要書籍都燒了。張揚明仔細研究，非常不近情理，既是重要書籍，冒險帶到零陵，而不發給他們，臨走時却又燒了，沒有這種道理。

因為余晉江的口供不近情理的地方太多；四月十四日又審訊一次，在嚴厲追問之下，他知道這次審訊

，不同於祁永警備司令部，才痛哭訴冤。

「起解的時候，姚專員送了我十元錢，要我不要翻供。」余晉江說：「怕我忘記供詞，姚專員會給我一張警備司令部油印的供詞，要我在路上念熟。」余晉江說完，當堂折開衣服，取出這張油印供詞，以為證明。姚專員一手導演的冤獄，這時候完全揭開了。

十六日經過一次會審，都認定余露沙、余晉江和胡魏一案確係冤獄。張揚明一面告知長沙金遠詢站長，一面呈報軍統局，請戴將軍呈報委員長，解往重慶軍法執行總監部重新審訊。因為當時軍情繁重，軍委會沒有分電湖南省政府。代主席李揚敬詢姚專員的請求，仍令將余露沙等三人執行死刑。

張揚明聽到這個消息，趕緊把蔣委員長的電令抄了一份，呈報保安處轉呈省政府，經秘書長批示：「本案候委座電令到後，再定辦法。」這樣才保住余露沙等的性命，姚專員再想暗下毒手，也不可能了。

張揚明很公正的平反了這件案子，得罪了不少後方權勢，在湖南的處境，日益艱難，他決定設法離開湖南。三十一年赴重慶參加軍統局成立十週年紀念大會，留局工作，沒有再回湖南。他曾當面報告戴將軍，再報告委員長，飭令湖南省政府檢呈全案，在未奉准之前，不得擅自執行。

在張揚明離開耒陽的時候，姚雪懷為推卸責任，已將主辦這個案子的向軌中扣押，希圖擺脫製造冤獄的罪過。最可笑的，湖南省政府已為本案發給姚專員獎金四千元。而中央黨部也根據省黨部調查室的報告，將余露沙等被逼作成的口供，印發各省。